文学需要“祛魅”

刘晓蕾

近两年,莫言、余华等当代文学顶流们,都相继在抖音开了账号,收获了普罗大众的喜爱,被笑称为“文艺泥石流”的制造者。今日头条还联合电视台推出了一档外景纪实类的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余华、苏童、西川等人在小岛上,谈读书,谈文学,谈生活,原先绷紧的脸也放松了,提供了一次次与众不同的人文体验。有网友留言:“最近自己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很愿意去看更有经验和内涵的人,如何探索内心。”

所以,你看严肃文学能不能放下身段加入大众平台呢?当然能。

如果我们溯流而上,会发现如今被尊为严肃文学(有时也被称为纯文学、雅文学)的其实都是曾经的通俗文学的支流——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是宋元以来的话本、戏曲的讲故事传统,作家的祖师爷是说书匠;西方小说有更复杂的叙事文学传统,比如《荷马史诗》、古希腊神话和戏剧等,都是过去人们日常接触的题材。就连被封神的莎士比亚,原来不过是伦敦的一个演员和剧场老板,因为取悦观众过于“通俗”还一度被嫌弃。

然而,时间是神奇的魔术师,有的大俗成了大雅,被一路送到文学的金字塔尖,当然粗劣的大众产品也毫无例外地沉入海底。顺着这个逻辑,如今洪水般泛滥的网文,也许未来能诞生一个莎士比亚?想想还挺令人兴奋的。

文学跟大众的关系一向非常紧密。严肃文学什么时候端起了架子?按照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所谓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的区分,其实是把严肃文学封闭起来形成一个壁垒,“凡人未许到此来”,是文化资本的自嗨。

归根到底,文学的尊严靠文学自身来支撑,并不是靠它被植入的高贵身份。何况,创作者和评论者封闭起来搞内循环,生命力也不会太长久,开放性永远是文学应有之义。1917年杜尚把一个批量生产的小便池命名为《喷泉》,放到了巴黎博物馆,成了重要的艺术里程碑,从而让现代艺术具有了空前的丰富性和开放性。

你可能会觉得我过于乐观。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膨胀,照波兹曼《娱乐至死》的担忧,人类有可能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当娱乐通过各种媒介,占据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和时间,人会被剥夺深度思考的能力,屈服于“人性下坠的力量”。

但它就在那里,一面让人无比忧虑,一面也散发着粗野又充沛的活力,构成了我们存在的语境。文学是写人的,是对人类存在的勘察,而“人与世界是连在一起的,就像蜗牛与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被誉为“西方文学天花板”的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中国的兰陵笑笑生、曹雪芹以及鲁迅、张爱玲,都不会背对着它的现实说话。

归根到底,不管是抖音还是B站,它是媒介,是工具,并无善恶属性,关键是谁来当主体,如何使用。作为一个研究《红楼梦》多年的古典文学爱好者,我跟抖音平台的初次合作是在2020年,当时他们找我拍摄讲《红楼梦》的短视频。说实话,彼时的我还抱持着某种虚妄的文化优越感,耳闻那是大众狂欢之地,充斥着各种低智甚至反智的信息“垃圾”。不过,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是愿意尝试新事物。就拿《红楼梦》来说,这些平台上对《红楼梦》的解读很多都偏离了文学,热衷于八卦猎奇,但如果你只是看到了这些就敬而远之,岂不是放弃了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公共责任?

当然,也不必鄙视那些围绕《红楼梦》的荒诞八卦,须知真正伟大的严肃文学,并非被封存千年的薄脆文物,遇到外部空气就会寸断,它禁得起各种误读和歪读。只要你依然尊重文学本身,就不用害怕被什么流量什么算法裹挟,反而可以此作为“飞地”,打开文学的世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学的力量。

酒仙桥路上的快乐司机

筱诗

有一天在酒仙桥路上打出租车拼车,后面已经有人了,我只能坐副驾。一开车门我人都傻了,简直像进了KTV包厢,司机大哥显然已经开嗓了,在歌词的夹缝间喊了一句“请您系好安全带”。我想伺机打断他调小音量,可始终找不到机会。

节奏感让他无法安静开车。他左手扶把,右手在手动挡上打节拍,离我的左胳膊非常近。手势根据歌词内容还会稍作变化,比如到否定句,像“彼此无能为力”“岁月无法停留”,他会竖起食指左右摇一摇,眼看就要戳到我胳膊肘儿上了;唱到“想在你身边一直保护你”,他会将双手在胸前合十,但不能祈福太久,毕竟还有方向盘要把握。

他越唱越尽兴。这时我已经比刚上车时平静多了,准确说,是有点被他的音乐热情感染了,而且人确实很难对持续的“动次打次”无动于衷,我融入了。换歌中间的短暂片刻,他突然说话了:“两位想听什么歌?可以点。”我和后面的小姐姐谁都没说话,想必她跟我一样措手不及,我俩不约而同地挤出几丝短促的、不好意思但又想尽量捧场的笑声。大哥笑笑说:“没事的,开心就好。”我俩还是没说话。

我的路程不到20分钟,只听了四首歌,《多想抱抱你》《大风吹》《纸短情长》,下车的时候正好在放《明天会更好》,大哥冲我说:“请带好随身物品,祝你开开心心,明天会更好。”我沉默了一路,这时再不说话就太不是人了,于是鼓足勇气回了句“您唱得挺好听的”,脸涨得通红,说完赶紧下车,只听后面传来一声“谢谢啊,下次还坐我车”。从下车的地方到公司楼下,这几步路我感觉整个人充满了能量,好久没见过这么开心的人了。

北京那么大,我没能有机会再打到“歌手”大哥的车,但巧的事儿还是有的,比如我竟然连续两天打车遇到了同一个拼友。就在今天,和昨天一样车先接我,拐一个红绿灯停下等人。一个姑娘从远处小跑过来,我一看这不还是昨天那人嘛!她上车后熟练地自报家门,8210。对,这号耳熟。我还真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跟她打招呼,但是她两天都坐前面,根本没注意过我,而且哪个打工人在上班路上都不愿意被打扰吧,我这样想着,默默沉浸在一个人的惊喜里。

到了我的下车点,就是听见“下次还坐我车”的地方,关上车门我突然想起那个忘情欢唱的快乐司机,我想我如果能像他一样拿出“两位想听什么歌?”的热情,该多好啊。这时,车开走了,送8210去该去的地方。我看着远去的车给自己打气:如果还有缘分,我得跟她打个招呼,“你好,我是9694,很高兴第三次拼到你。”

人间仙境喀纳斯

王琪森

有“人间仙境,神的花园”之称的喀纳斯,位于新疆阿勒泰的布尔津县,是北疆最美风景谱系中的华彩乐章。在蒙古族语中喀纳斯意为“美丽富饶,神秘莫测”。由于喀纳斯集湖泊、草原、森林、冰川、雪山、古村于一体,又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摄影地”。

我们是从古朴安谧的禾木村驱车前往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的。进入景区后,我们随即登上了白色的游船,蓝天白云下,清澈的湖水静卧在苍翠逶迤的群山环抱中,澄明的阳光使湖水泛出镜面般的光泽,并荡漾出两岸绿树秀峰的旖旎倒影。当游船犁开白色的浪花向前时,似一部湖光山色的风景大片拉开了帷幕,彩云萦绕着苍莽的山林,阳光眷恋着晶莹的雪峰,水鸟嬉戏着湖湾的芦荡。

喀纳斯湖的更大知名度似乎和湖怪有关,这就像英国尼斯湖的出名也离不开湖怪一样。我们乘船,期待着与湖怪的邂逅。随着船向湖面深处驰去,唯有看到湖水的颜色随着光影的移动而不时地变换着颜色,时而青葱如翡翠,时而浓绿似琥珀,时而苍润如碧玉。

游湖结束上岸后,沿着环湖的木栈道而行,一路青山绿水相随,草甸林木相伴。转过一个湖湾,便是一个很大的观鱼亭,陈列着一条长达两米多、鱼头及鱼身青灰、尾巴红艳的哲罗鲑鱼雕塑,这就是传说中的喀纳斯湖怪,隐藏在湖水最深处。据老渔民讲,大的哲罗鲑鱼可达10多米长,雄悍而威武,而此条2米多长的哲罗鲑鱼是一个科考队所抓获,终于破解了喀纳斯湖怪之谜。

在喀纳斯的风景组合中,经典而网红的就是“三湾”,即月亮湾、神仙湾和卧龙湾。富有诗情画意的月亮湾,形似一弯新月落入幽深而狭长的峡谷,这是喀纳斯河在这里画上了一道优美潇洒的反S形弧线所形成,体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茂密的原始森林呵护着青碧的河水,波澜不惊而宁静安和。更奇奥而神秘的是河湾处有两个河心洲,好似两个大大的脚印。传说是当年嫦娥在凡间相恋的情人被召升天后,她为此不顾一切地上天寻亲时故意顿足留下的标记。又传说是成吉思汗当年率军挥旗西征时,为月亮湾的美丽所陶醉,为此涉水过河时踏下了深深的脚印,以作纪念。而今的牧人们在转场经过时,还会下马虔诚地顶礼膜拜,以示对爱情的赞美与对英雄的崇敬。

与月亮湾心有灵犀的是绚丽无比的神仙湾,它是喀纳斯河在山间低缓处形成的一片浅滩,层次分明,风情万千。前是浓密青葱的草原,周围是原始森林环绕,后是雪峰耸峙的连绵群山。临湾建有长长的木栈道,似清水平台可以让人体验连神仙都青睐的河湾之美。烟雾萦绕的河湾梦幻迷离,绿波浮动中可见天光云影互相辉映。此时,阳光透过云层直照河面,波光粼粼,似洒落了万千珍珠,显得超凡脱俗而仙气飘逸。河湾的树荫下泊着一只无人的小船,似载着无尽的乡愁,悄然地停靠在此等待着远行游子的归来。

从幽深的月亮湾、明丽的神仙湾到奇谲的卧龙湾,这不仅是一次山水时空上的穿越,更是一次景观审美上的惊艳。卧龙湾又称“卡赞湖”,即“锅底湖”,奔腾的河水到此进入一片凹地,立刻变得柔波静谧。在开阔的河湾中,一条巨龙横卧其中,大有气吞山河之势,龙头昂起似在观日,龙爪弯曲似在伸展,龙尾翘起似在拍水,波光闪烁荡漾中颇有动感。传说很久以前,一条巨龙来此游玩,因被美景所吸引而忘了傍晚前要返回天上的告诫。果然在天黑后,气温骤降,大雪封河,巨龙被冻僵在河湾中。第二天太阳升起后,渐渐苏醒的巨龙就干脆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三湾的守护神,与龙的传人共度春华秋实。

出奇制胜

——绝句艺寻

吴欢章

诗言志。可是你能料到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是怎样以诗言志的吗?请看:“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一副孤高不羁的样貌,但在愤世嫉俗中却凸显了一种高洁的品格。像这种突破世俗的藩篱,在内容上出奇的诗篇,绝句中所在多有。

唐代李涉有一首奇诗,创作原委是这样的:李涉舟中夜行,江上遇盗,盗首早知其诗名,因而不抢金帛而索诗作,李涉因而写下《井栏砂宿遇夜客》:“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世上如今半是君”,真是笔落惊风雨,构成对当时社会黑暗面精准的一击。

很多诗句不但在内容上出奇,在表现方法上也出奇。它们绝不走轻车熟路,总是从陌生的路径来寻求诗情诗意的表达。苏轼的《琴诗》就是这样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声何来?连用两个疑问句,以引发读者的思考:艺术美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又由此叠加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一切艺术现象和生活现象是不是应从主客观统一的角度去探索方能得其真谛?杨万里的《过百家渡》也是如此:“一晴一雨路干湿,半淡半浓山叠重。远草平中见牛背,新秧疏处有人踪。”此诗用变幻不定的句式,把诗人眼中那移步换形的景致和心中那轻快流动的波澜富有节奏感地表现出来,令人耳目一新。

也有些绝句在表现出奇上却有破格,常用逆向思维方式打破常规,化平凡为奇特。像杜甫的《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一般说来,诗忌直露,但杜甫此作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两个特写镜头,就把纨绔子弟那狂妄而又浅薄的面相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人发噱又令人深思。以直率之笔写粗豪之相,可以形成入木三分的对应,取得“响鼓重锤敲”的艺术效果。南朝王籍曾写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名句,这种以静写动的笔法一直为人所激赏,几乎成了公论,但到王安石的《钟山即事》一诗却有了不同写法:“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被嘲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在此和前人的表现法拗了一下,这种“以静写静”的直写法,我觉得更能表现他晚年隐居山林、一尘不染的心境,也更能表现诗人避同趋异的艺术个性。这并不是“点金成铁”,而是平中见奇。

诗艺出奇,不是刻意做作,必须有生活根据,符合艺术规律。诗最不能容忍平庸,诗人出奇制胜,求异、求新、求深,正是为了跨越平庸的滩涂,努力向艺术高地攀登。

石库门绰影(钢笔画) 汪国富

时空一致的亲人

戴荣里

距离改变不了血缘关系,但亲友更像精神纽带,成为思想中的牵挂,邻居则有空间物理意义上的踏实感。之所以出现“远亲不如近邻”的认识,是人性现实性的需要。“近邻不如对门”,则更强化了这一点,年轻不知道俗语的魅力,年老方悟俗语洞穿世事的力量。

今年去乡村调研,有一对回村生活的退休员工,子女分别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工作,老人指着照片炫耀,足见对子女的喜爱之情。但两位老人平时生活多亏邻居照顾;在一个特殊时期,男老人突发脑溢血,要不是邻居们想办法急送医院,后果难以预料。说起孩子,老人骄傲;说起邻居,老人则万分感激。

我始终没有脱离学校教育,知道很多老教授的故事。教授们教子有方,后代漂洋过海求学并安家者,不在少数,这些孩子成为教授们的谈资,教授越老,身体越弱,越会喜爱前来拜访的学生们。邻居和学生,成为这种名有子女而实不惠的教授们的依赖。我每每去拜访教授们,听到这些消息,心中慨然。如今,我也成为老人,每当有学生们来看我,多有欣喜之情。这些近在眼前的学生,邻居一般,倍感亲切。

前不久到一村子走访,听说一个故事。甲乙两家是祖传几辈的邻居,几年前因为盖房产生过纠纷,成为不说话的仇邻。乙方家孩子外出打工,空留一位老人在家。夜间乙家发生火灾,甲家全家出动救火并抢救出老人。乙家孩子回家,跪拜甲家,从此两家和好如初。甲乙两家的故事,颇能说明邻居的重要。

常年在外漂泊,故乡越来越远,亲戚成为假期中探望的牵挂,家中老人成为乡亲们照顾的对象;老家盖屋,多亏乡亲们帮忙,我在外也搭不上手;那年母亲去世,抬棺出殡的路上,我想,母亲养育了我,而她的晚年,倘若没有乡亲们的照顾,生活不会那么愉快。乡亲们的嘘寒问暖,成为母亲晚年的寄托。我这个儿子,只是母亲精神上的一份挂念而已。

漂泊的过程,其实就是感受世间人情冷暖的过程。曾有过十几年在工程队工作的经历,工友们是最贴心的“邻居”,他们不是亲友,胜似亲友。平时,并肩作战,嬉笑怒骂,喝酒品茶;急难时,亲如兄弟,伸手助力。有一次急病,多亏工友们把我送到附近乡镇医院。人生的许多坎,正是这些工友们帮助渡过的。后来在泰城安家,人在工地忙,难能回家一次,好在家属院邻居多为同事,家中有事,也多承蒙邻居们照顾。

北京的高楼没有乡村的平房亲切,也无家属院邻居的亲近,但邻居的照顾、帮助同样不少。常在电梯里遇到北京老街坊,没有乡音那么亲切,却有提醒你的关怀之意。早晚打个招呼,心底就有一股暖流。亲友成为精神上的牵挂,而这些邻居则日渐成为现实需要。每当在庭院里看到那些围着棋盘而战的老人,就感觉到邻居相互依附的重要性。

刚搬来这个小区时,邻居是一位城管人员,多次与我交流如何去做一名和蔼的城管,并相约空闲时聚聚。邻居常提醒我诸如又有快递到了的消息,后来他换房走了,我俩还常发信息。远方的亲友因有空间上的隔膜感,纵使微信视频形同眼前,远水也解不了近渴,而邻居则是时空一致性的存在,会给你物质精神的双层安慰。

十日谈

远亲不如近邻

责编:吴南瑶

火烧眉毛的急事还得靠邻里相帮。明日请看本栏。